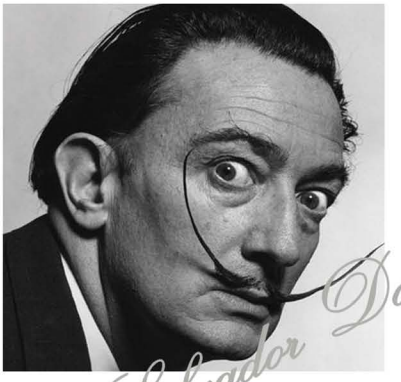
西学大家系列

丁大同 沈丽妹 编译



Salvador Dali

达利自述

【西班牙】萨尔瓦多·达利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达利自述 / (西) 萨尔瓦多·达利著 ; 丁大同, 沈丽妹编译.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9.10
(西学大家系列)
ISBN 978-7-201-14348-4

Ⅰ. ①达… Ⅱ. ①萨… ②丁… ③沈… Ⅲ. ①达利(Dali, Salvador 1904-1989)-自传 Ⅳ. ①K835.51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99978 号

达利自述
DALI ZISHU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刘　庆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reader@tjrmcbs.com

责任编辑　岳　勇
装帧设计　汤　磊

印　　刷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
插　　页　2
字　　数　175 千字
版次印次　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22-23332469)

序

萨尔瓦多·达利是20世纪最著名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之一。

达利于1904年5月11日出生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省靠近巴塞罗那的菲格拉斯。父亲是菲格拉斯城著名的公证人，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达利最初从父亲的一位画家朋友那里接触到了印象派绘画，后与朋友一道创办了《热情》一刊。1921年，在马德里美术学院学习，专心对立体主义、未来主义、形而上画派进行了探索。1925年，在巴塞罗那的达尔莫画廊举办了为期四天的个展，得到评论界的关注。1926年，他拜访了毕加索。

1928年，达利在巴黎接触到超现实主义。1929年，已经在巴黎的布纽尔邀请达利与他共同拍摄超现实主义电影《安达鲁狗仔》，这部电影使巴黎接受了达利。同年11月，在巴黎举办了首届个展。1934年，达利在巴黎、伦敦、纽约等地举办了六次个展，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欧洲最著名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之一。1934年，他来到美国。1936年，美国《时代》周刊将他选为封面人物，正式确立了他的国际地位。1941年11月，纽约现代美术馆隆重举办了达利回顾展，其中有四十三件油画和十七件素描。之后又在洛杉矶、芝加哥等八个大城市举办了巡回展览。这次活动使达利在美国的声誉大振。

二战后，达利回到西班牙。在1958年布鲁塞尔举办的万国博览会上，西班牙政府建馆专门展示达利的宗教绘画。1964年，佛朗哥亲自

向达利颁发伊莎贝尔大十字勋章以表彰他的突出贡献。在他的晚年各种荣誉接踵而至:1978年，他被选为法兰西艺术学院外籍院士;1979年,他正式加入法国艺术学院。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还不惜巨资为他举办了大型回顾展。

达利一生勤奋,创作了近一千两百幅油画、数千张(件)素描和雕塑;还创作了版画、摄影、时装设计、室内设计、庭园设计和各种奇异的达利式狂想的艺术作品。

达利对超现实主义团体的贡献是提供了一套绘画创作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他先后探讨了理性、幻觉、偏执狂、超现实主义艺术问题和题材,包括现代科学题材、自然题材、女性题材、政治题材、宗教题材等,还对电影、戏剧、音乐、版画、艺术设计等艺术形式进行了超现实主义的探索,对超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画技进行了探索,留下许多天才的艺术作品。

目 录

一、出生和家庭

1. 我的爸爸和妈妈 / 1
2. 家中王者 / 2
3. 上学 / 5
4. 纨绔子弟 / 10
5. 到马德里美术学校学习绘画 / 13
6. 遇见妻子加拉 / 18
7. 她是一个罕见的生命 / 25
8. 我被父亲扫地出门 / 30
9. 加入超现实主义绘画团体 / 32
10. 超现实主义团体开除了我 / 38
11. 去美国生活 / 40

二、大怪物达利

1. 神圣达利 / 42
2. 达利的“魔力” / 46
3. 疯子和疯狂 / 52

4. 奇特的胡子 / 54
5. 我的裸露癖 / 57
6. 画作中的怪物 / 60

三、理性、幻觉和偏执狂

1. 我是神秘主义者 / 65
2. 发现尼采 / 68
3. 拉康对偏执狂的分析 / 70
4. 弗洛伊德对梦和幻觉的分析 / 74
5. 软表 / 83
6. 我的偏执狂批评方法 / 84
7. 战胜非理性 / 89

四、超现实主义艺术问题和题材

1. 我是超现实主义唯一真正代表 / 93
2. 我和布勒东 / 97
3. 我崇拜毕加索 / 101
4. 超现实主义艺术批评 / 104
5. 超现实主义之物 / 112
6. 超现实的面包 / 115
7. 菠菜和甲壳类海产 / 120
8. 节日 / 123
9. 西班牙斗牛 / 125
10. 工作和金钱题材 / 127
11. 现代科学题材 / 131

五、自然题材

1. 自然风景 / 133

2. 我的动物们 / 137
3. 犀牛 / 141
4. 蜗牛 / 142
5. 苍蝇 / 144

六、女性题材

1. 性欲和情欲 / 147
2. 性爱与艺术 / 149
3. 情欲和女人之美 / 152
4. 女性素材 / 155

七、政治题材

1. 我反对党派形式 / 158
2. 希特勒之谜 / 162
3. 战争题材 / 166

八、宗教题材

1. 宗教和神话 / 169
2. 我变成了基督 / 172
3. 子宫是天堂 / 177
4. 人的降生 / 179
5. 死亡的价值 / 182
6. 凤凰涅槃般复活 / 190

九、艺术形式的新探索

1. 电影 / 193
2. 戏剧 / 198
3. 音乐 / 198
4. 版画 / 199

十、超现实主义绘画艺术

1. 超现实主义绘画理论 / 202
2. 好画出于新意创造 / 206
3. 绘画技法的创新 / 207

达利年表 / 212

一、出生和家庭

1.我的爸爸和妈妈

1904年5月13日，在西班牙的菲格拉斯市蒙图里奥尔大街二十号，四十一岁的公证人堂·萨尔瓦多·达利·库西为一个新生儿进行户籍登记。

他申报如下：

该男孩于5月11日出生，将为其取名为萨尔瓦多·费利佩·哈辛托。他是申报人与其妻费莉帕·多梅内奇夫人的合法生子，费莉帕·多梅内奇夫人现年三十岁，巴塞罗那人，居住于申报人的住所。他的爷爷是堂·加洛·达利·比尼亚斯，卡达格斯人，已故；奶奶是堂·娜特雷莎·库西·马科，罗萨斯人。他的外婆是堂·娜玛利亚·费雷斯·萨杜尔尼；外公是堂·安塞尔莫·多梅尼奇·塞拉，巴塞罗那人。

证明人有：

堂·何塞·梅尔卡德，赫罗纳省比斯瓦尔人，制革工，居住在本市洛斯蒙赫斯路；堂·埃米利奥·拜格，本市人，音乐家，居住在佩雷拉达大街五号，两人均为法定成年人。

把所有的钟都敲响吧！让劳累的农夫把他那无名脊背的僵硬曲线——那条曲线就像一棵被北风吹得弯向地面的橄榄树树干——伸直一会儿吧，让他以一种片刻沉思的尊贵姿态，把那深深的皱纹里已经填满泥土的面颊伏在长满老茧的手掌上小憩一会儿。

你看!萨尔瓦多·达利刚刚出生。没有一点儿风,5月的天空万里无云。地中海一片平静,在熹微晨光的照耀下,它那光滑如鱼背的海面上闪烁着银白色鱼鳞般的细浪。太美了!萨尔瓦多·达利该知足了。

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大概就是在这样的早晨在罗萨斯和安普里亚海湾登陆的,为我出生而准备好的文明温床和干净、洁白的夸张床单就铺展在阿姆布丹平原的正中心,这里的景色是世界现存的最具体、最客观的景色。

科雷乌斯岬角的渔夫也把船桨轻轻移动到自己的脚下,使之保持静止不动。船桨还在滴着水,渔夫奋力把他已经咀嚼过上百遍的苦涩雪茄唾到海上,又用他袖子的背面揩干那甜蜜的泪水,泪水是几分钟前在他的泪腺中形成的。接着,他向我们这个方向看来!

你也同样,菲格拉斯的贵子纳西斯蒙图里奥尔,第一艘潜水艇的发源地和制造者,你也向我抬起你那双灰色眼睛。你看着我!

你什么都没看到吗?还有你们所有人,难道也什么都没有看到吗?

只有……

在蒙图里奥尔大街的一幢房子里,一个新生儿正被他的父母仔细而又无限深情地注视着,他的出生在家里引起一阵轻微但不同寻常的骚动。

可悲的你们呀!你们记住我下面说的这句话:我死的那天可不会是这样!

——《达利自传》

2. 家中王者

六岁时,我想当厨师。七岁时,我想当拿破仑。从那时起,我的雄

心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增长。司汤达曾在某个地方提到一位意大利公主在炎热的下午吃冰激凌的快乐感觉:“真可惜那不是一种罪孽!”他颇有感慨。我六岁的时候,在厨房里吃任何东西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种罪孽。走进家里的这个地方,是父母绝对禁止我做的少数几件事之一。我整整几个小时觊觎着,垂涎欲滴,直到找机会溜进那个迷人的地方。当着女仆们的面——她们开心地尖叫着,我抢过一块生肉或烤蘑菇,把它们硬吞下去,差点儿噎住我。可对于我来说,它们有种美妙的味道,一种令人陶醉的品性,只有恐惧和罪恶感才能传递这种感觉。

除了厨房这块禁地之外,我可以随心所欲。在八岁之前,我通常都是在床上小便,而这仅仅是因为我喜欢这样做。我是家里的绝对君主。我觉得没有任何特别好的东西。父母把我奉若神明。一次主显节,在我收到的无数礼物中有一件耀眼的王室服装——镶着大块黄玉的金冠和白鼬皮披风。从那个时刻起,我生活中几乎一直是这身装束。当忙碌的女仆们把我赶出厨房的时候,我多少次都是这身王者装扮:一只手拿着令牌,另一只手拿着掸子,呆立在黑暗的走廊里,气得直发抖,不可遏制地想去狠狠抽打那些姑娘!这种痛苦常常发生在令人窒息又让人产生幻觉的夏季正午之前。可以感觉到在厨房半掩的门里面,那些两手发红的牲畜般的女人在忙碌。可以窥测到她们健壮的屁股和鬃毛一般披散开的头发,还有从那群浑身是汗的女人堆里发出的热量和厨房物品的混杂味儿:散落的葡萄,沸腾的食油,从兔子腋下拔出的毛,沾着蛋黄酱的剪刀,还在微微颤动的金丝雀的肾脏。这种大杂烩,这种即将端上餐桌的美食难以估量的开胃香气夹杂着一股马身上那种酸味向我阵阵袭来。一缕阳光穿过团团烟雾和苍蝇照耀在被打散的蛋白上,蛋白闪闪发亮,活生生就像苟延残喘的马嘴上的泡沫。马在尘埃中摇摆着,血淋淋的鞭子抽打在它们身上,要迫使它们站起来。正如我以前说过的,我是个被溺爱的孩子。

我哥哥七岁时患脑膜炎死了,那是在我出生三年前。哥哥的死让父母陷入了深深的绝望,我的降生才让他们得到了慰藉。我和哥哥的长相一模一样,可是表现却截然不同。他和我一样,长着一副天才的面相,他的脸上表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早熟,而且他的目光还闪现出那种沉闷智慧所特有的忧郁。我却相反,远不像他那样聪明,但显得很聪明。我大概已经成了大器晚成的典型——“多形态生理变态小子”,我几乎还完整保持着吃奶孩子对前世人生的依稀回忆:我无限自私地执着于自己的快乐,稍有触动就变得危险起来。一天下午,我粗鲁地用别针划伤了一位保姆,尽管我敬重她,而这仅仅因为是她带我去买我要的糖果的那个商店关门了。

我说过我七岁的时候想当拿破仑,我要解释一下。在我家楼房的三层住着阿根廷的玛塔斯一家人,她的一个女儿叫乌苏莉塔,是个有名的美女。在1900年的加泰罗尼亚口头神话中,传说乌苏莉塔被欧亨尼奥·多尔斯选作他的著作《漂亮姐儿》的加泰罗尼亚女性原型。

我满七岁后不久,具有性感吸引力的三楼开始向我发起进攻了。在夏初闷热的傍晚,当三楼阳台发出几乎察觉不到的嘎吱声时,我常常会中止——有时还会猛然中止——我在阳台水龙头那儿喝水的至高快乐(愉快地渴望着,心怦怦跳),以为三楼阳台的门也许会打开。在三楼,我颇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每天下午大约六点的时候,在一间摆有一个标本鹳的大厅里,一群披头发、操阿根廷口音的迷人的孩子围坐在一张巨大的桌子旁喝马黛茶,茶装在带银吸管的葫芦壳里,孩子轮流着喝。这种口口相传的喝法让我有种别样的不安,产生了一种道德上的心神不宁,并由此闪射出嫉妒之心的钻石般蓝色光芒。轮到我时,我喝了一口这温热的液体,觉得它是最甜的,比蜜还甜,众所周知,那种比血液还甜的蜜。因为我的母亲,我的血总是和我在一起。我的交际支点就是通过我口腔性感区的坚固的凯旋通道完成的。我想喝拿破仑的液体!拿破仑也在那里,在三楼的大客厅里。他的肖像就

画在小桶的某一侧面，画在装饰着镀锡铁皮小桶儿的艳丽色彩环画的中间部位。这个小桶被漆成木制式样，里面盛着引起快感的马黛茶料。这个东西就放在中央，准确地说就放在桌子的中央。拿破仑的形象就再现在小马黛茶桶上，对于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多少年来，他那不可一世的高傲姿态，那披挂于扁平腹部的秀色可餐的白色条带，那发烧般红润的帝王面颊上的肌肉，那龌龊、优美、简洁明快的黑色幽灵般帽子的侧影，恰恰符合我原来给自己原则的理想模式——国王的模式。

当时，大家高唱着这首振奋人心的歌曲：

拿破仑就在，
一个雕花饰物的一端！

这个小小的拿破仑画像已经占据了我当时尚不存在的精神领域的核心，正如平底锅里煎鸡蛋时的蛋黄（虽无平底锅，然而它已经在平底锅的中央）。

就这样，我在一年的时间里疯狂地确定了自己的等级，从想做厨师到转而要做拿破仑，做个穿着自己并无个性的深色国王服的拿破仑。

——《达利自传》

3. 上学

我七岁那年，父亲决定把我送到学校去。对此，他只得诉诸武力。一路上，他用手使劲拖着我，我则尖叫着，闹得不可开交，我们所过之处，街上所有商店的店主都跑到门口看我们。父母本来终于教会了我两件事：认字母表上的字和写我的名字。可在学校学习了一年之后，

他们惊讶地发现,我已经把这两件事完全忘记了。

无论如何这也不是我的错，是我的老师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个结果,或者说,他什么也没有做,而我去学校仅仅是为了持续地睡觉。这位教师的名字是特莱特,这个名字在加泰罗尼亚语里听起来似乎和鸡蛋饼有点儿联系。事实上,他在各方面都是极好的人。他留着两撇辫状白胡子,胡子很长,他坐下来的时候,胡子就会拖到膝盖以下。象牙白的胡子上还呈现着黄斑,黄斑又变成了褐色,就像是吸烟很厉害的人手指尖和指甲盖上或者某些钢琴键上的铜锈色，当然钢琴键是从不吸烟的。

至于特莱特先生,他也不吸烟,吸烟会让他睡不着觉。不过他却代之以鼻烟。每当烟瘾稍微发作,他就吸一点儿鼻烟粉,鼻烟的味道特别香，令他痛痛快快地打喷嚏，把很大一块手绢都喷满了赭色黄斑,那手绢他很少更换。特莱特先生有张很漂亮的托尔斯泰式脸庞,其中又掺杂了一点儿达·芬奇的味道。他蓝色的眼睛很亮,里面肯定布满了梦想和大量诗篇。他着装随意,气味不佳,还不时戴顶大礼帽,这让他在这个地区显得很特别。不过凭他那威严的外表,一切都是尽可原谅的。他生活在一个智慧的传奇光环中,这让他变得无懈可击。他不时投身于周日远足,回来时还带回满满一车宗教雕塑残块、哥特式窗户和其他建筑材料，这是他从地区教堂里偷的或者是以极低价格买来的。一次,他在钟楼的高处发现了一个浪漫派柱顶,他非常喜欢它。特莱特先生终于在夜晚到达了柱顶处,把它从墙上拆下来。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推呀推,结果把那面墙壁都弄塌了,两个大钟掉到了邻近一家房屋的屋顶，在屋顶上留下个大窟窿，那动静就可想而知了。当全村的人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时,特莱特先生正驾着他的马车飞速逃跑,否则他就逃不出那些不客气的村民的石击了。这件事轰动了菲格拉斯，不过这也有助于张扬这位主人公的荣耀——他成了热爱艺术的殉道者类人物。这段往事无可争议的结局就是,慢慢地,

特莱特先生开始在学校附近修建一座不伦不类的塔式建筑，建筑物内混杂了他掠夺的各式收藏品。他最终以毁坏本地区真正艺术珍品为代价建造了一座俗不可耐的塔楼。

为什么我的父母会选择一所由特莱特先生这样卓尔不群的老师执教的学校呢?我的父亲是位自由思想者,他来自多愁善感的巴塞罗那，一个拥有克拉韦合唱团、无政府主义者和费雷尔案件的巴塞罗那。他自作主张，没有把我送到基督教学校或者马利亚兄弟会学校去,这类学校适合我们这个阶层的人——我父亲是公证人,也是城里最受尊重的人物之一。他不容分辩地把我安置在市立学校——特莱特先生的那个学校里。他这一态度被认为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怪诞行为,只能以特莱特先生的特殊名气才能为他这种态度开脱。至于特莱特先生的教育才能,父亲的朋友们都是一无所知,因为他们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其他学校受教育。

我与城里最穷的孩子们为伴,度过了我的第一个学年,我觉得这对我天生妄自尊大倾向的进一步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实际上,我已经越来越习惯于把自己这个富家子弟看得了不起了。我娇气,而且与我周围的所有穷孩子都截然不同——我是唯一带热牛奶、巧克力的孩子,牛奶和巧克力装在精制的保温瓶里,外面还用一块布罩着,布上绣着我名字的前几个字母。只有我稍微受点磕碰就包上洁白的绷带,只有我身着海员服装，袖子上有用粗重金线绣的标志，帽子上有星章。只有我精心梳理的发型散发出香水味,估计已在其他孩子们中间引起骚动——他们轮流过来嗅我这个享有特权的脑袋。另外,我还是唯一穿带银扣的铮亮皮鞋的孩子。每次当我丢弃我的皮鞋时,都会在我的同学中间引起一场争夺战，他们甚至在冬天都赤着脚或只穿破布鞋,半赤着脚。除此之外,我还是唯一不愿与任何人玩耍或说话的孩子。为此,我的同学们也把我看作特立独行的人,他们只是略显犹豫地接近我,站在近处赞叹从我上衣口袋展露出来的花边儿手绢,或

者我那又细又有弹性的竹手杖,手杖的银柄上还刻着个狗头。

那么在这个可悲的官方学校的整整一年里我究竟做了些什么呢?在我孤独沉静的周围,其他孩子们叫喊着、冲动着,终日不得安宁。这种场景让我觉得完全不可理解。他们号叫、哭泣、大笑,疯狂地扑向对方,用牙齿和指甲撕扯下血淋淋的肉来,展现出那种共同和祖传的疯癫,那种疯癫可以在健康生物的典范中休眠,为兽性发展和"行为原则"的实践提供养分。我与这种"行为原则"实践的发展相距甚远!实际上是在另一个极端!更准确地说,我是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我越来越不知道该如何做事了。我佩服那些小孩子的智慧,他们具有各种各样的技艺:能够用小钉子修复破裂的铅笔盒。他们可以用纸片折叠出复杂的图形!他们可以娴熟而又迅速地解开戴上的顽结,可我却由于不知道如何打开门插销而整个下午待在房间里。我一进房间就转向,即使是我很熟悉的房间。我从头上套上我的海员服,却不会把它脱下来,我几次曾试图脱,结果大家都以为我要被闷死了。"实践活动"是我的敌人,外部世界的物体变成了越来越可怕的精灵。

特莱特先生亦是如此。他坐在讲台的高处,以一种越来越接近于植物的思维意识编织着一连串的梦想。有时候,他的梦想就像随风摇曳的灯芯草一般轻柔地朝他摆动,而另外一些时候则沉重得像是根树干。他利用醒来的片刻吸点儿鼻烟,并惩罚一些学生,揪他们的耳朵,直到揪出血来——由于那些学生的喧哗声已经越过了以往界限,学生们或者以准确的一口痰或者用书点火烤栗子,这些举动令他不快地打个激灵,提前醒来。

我再重复一遍,在这个可悲学校的整整一年里我究竟做了什么呢?仅做了一件事,而且是以一种空前的热情去做的:制造"虚构的回忆"。虚构的回忆与真实的回忆之间的区别与真假珠宝之间的区别一样——假珠宝总是更像真的,更光亮。我还记得这个时期的一个早晨。由于它的不可能性,我把它当作我的第一个虚构回忆:我看到了

如何给一个赤身的小孩洗澡。我不记得孩子的性别了,不过我在孩子的一侧屁股上观察到一群聚集在一起的可怕的蚂蚁，它们像是住在一个橘子般大小的洞里。在给孩子洗身子的时候，有人把孩子反过来,让他肚子朝上。于是我想,蚂蚁肯定被压扁了,洞也给弄坏了。孩子被重新放回原来的姿势时,我十分好奇地想再看看蚂蚁,可是我惊奇地发现,洞没有了,也没有留下一点儿踪迹。虽然我不能确定那是在什么年代,不过这个虚构的回忆十分清晰。

与此相反,我能肯定的是,在我七八岁左右,当我去特莱特先生的学校去上学的时候，我已经忘记了字母表上的字母以及如何拼写我的名字，而我日益增长并无所不能的梦魇与虚构冲动则开始持续凶猛地与我的生活时刻交织在一起。随后,我时常无从得知生活如何从现实开始,又如何结束于想象。

我十六岁了。我到了菲格拉斯,在当地主母会学校上学。从我们教室到课间休息的场地要走下一个几乎是垂直的石头台阶。一天下午,我无缘无故地突然有了要从台阶高处往下跳的想法。我准备付诸行动,可是在最后一刻,恐惧阻止了我。然而这个想法却一直让我痴迷。我暗地里想第二天再实施这个计划。而且事实上,第二天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在和所有同学一起下台阶的时候,我向空中漂亮地一跃,结果摔倒在台阶上,继而向下翻滚。我受到了猛烈的撞击和挫伤,不过一种无法解释的强烈快感让疼痛变得完全无所谓了。这一举动在同年级和高年级同学中成效显著——大家都跑过来帮助我,他们把湿手绢敷在我头上。

——《达利自传》